

飞扬

青春校园记忆
美文精选

日落桥

省登宇◎主编

飞扬* · 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日落桥

省登宇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落桥 / 省登宇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6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ISBN 978-7-5125-0355-7

I. ①日… II. ①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404号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日落桥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郑湫璐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典泰
策划编辑	何亚娟 周 贺
美术编辑	刘洁羽 王振斌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9.25印张 12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55-7
定 价	16.6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7章 日落桥

- 跟踪 ◎文 / 方慧 006
- 雨 ◎文 / 张烜怡 013
- 日落桥 ◎文 / 宋南楠 020
- 你在云之上，我在尘埃里 ◎文 / 另维 029

第2章 涟漪时代

- “校霸”刘强 ◎文 / 刘创 048
- 涟漪时代 ◎文 / 方慧 060
- 我和大P的鸡零狗碎 ◎文 / 黄烨 071

第3章 假若沧桑

- 长路 ◎文 / 王天宁 082
- 假若沧桑 ◎文 / 黄可 093
- 阁楼里眺望的时光 ◎文 / 宋南楠 116
- 如若你年少依旧 ◎文 / 张迹坤 130



第 1 章

日落桥

别人的心思是猜不得的，太多的事情都是一方的自作多情

跟踪 ◎文 / 方慧

杜康眼见那个女人脸上的等待渐渐枯萎成失望，在角落里低声冷笑了几声。

那个女人走几步就停一下，从她的白色皮包里掏出手机，低头看一眼，放进去。再走几步，再看一眼放进去，脸上全是死灰色。绿灯在快速地闪动，马上就要转为黄灯了，杜康略过她的身边快步跑到了马路对面，回头看着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忘了身边一切的女人，心想：你这贱人，再不快走就要被车子轧死了！

唔，不过你死了倒也干净，世界上就少了一些麻烦事了。杜康转而又想。

剧烈的声响，震耳欲聋，杜康被惊醒，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转头看去，这声响是一辆拐弯驶来的大货车发出的鸣笛声。杜康马上把目光转到女人身上，他看着女人在马路中央惊慌失措地一抖，然后逃到他这个方向来，站到马路牙子上惊魂未定地拍着胸脯。杜康注意到她的脸上涌起一阵阵的红晕，眼睛因为惊恐而睁大，瞪得很圆。这么一看倒有几分小姑娘惹人怜爱的样子。杜康想起，这女人也不过是个大三学生，只比自己大四五岁啊，的确可以算是小姑娘的。

但是，哪个正常的小姑娘会像她这样不要脸啊。不知道她的光荣事迹没关系，看看她的装扮就知道了。她

穿了一件深紫色的裙子，是那种很邪恶很肮脏的深紫色，就像烂掉的茄子；裙摆有点短，下面竟然裸露出一截大腿，因为白皙而格外显眼。杜康知道她是故意露出来吸引男人目光的，杜康他妈向来看不惯女孩子这样，杜康自己也不是很看得惯。

杜康想到这里才发现女人已经不见了，他用眼睛四处搜寻，发现不远处有个狐狸一样的身影摇摆着杨柳一样的腰肢朝前走去——没错，就是那个女人。杜康对着她妖媚的背影唾了一口口水，随后跟上去。

天像被罩上了一个巨大的墨镜，暗了不少，杜康抬眼一看，已经是傍晚了。他心里涌起一阵欣喜：晚上要来了，他倒要看看这女人找不到她的男人后，夜里会做些什么。

就这样跟了好几条街，杜康一路只顾盯着女人的背影，那背影倒是挺像某个他注意过的女孩子……“呸，谁能像她啊！”杜康在心里喝住了自己。但是，是真有些像的，像谁呢？姑且抛开她的人品，好好猜猜吧。杜康继续跟着，努力回忆着，全然忘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他忽而皱着眉头沉思，忽而喃喃自语，忽而眉眼冒出怒火，忽而又豁然开朗，双脚一直和女人保持几步之遥，这实在是很容易引起女人怀疑的。杜康在女人回头疑惑地看了他好多眼后才意识到这一点，连忙假装赶路，收敛一些。

杜康发现自己不甘心于这样的收敛，他有些期待女人的回眸了。刚才当女人回头用眼神询问他的时候，他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滋味。这是他活到十八岁所没有感觉过的。他发现女人的眼珠像是最大最黑亮的葡萄，一眼望去全是清澈，不由你呆住了，在心里千呼万唤：再回头一次吧，再回头一次吧。

“嘿！”一个声音传来。

前面的女人回过头来，停住脚步。

杜康这才发现那一声是他自己叫出来的，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了一跳，低下了头。他的心底有一个角落悠悠地响起爸爸说过的话，“世界上有些美对你的吸引，你自己根本就无法控制”。

他由爸爸的话转而想起了他的妈妈。妈妈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昏暗的天光里悠悠地浮现，杜康开始忧伤起来。

人很奇怪，有时候当你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会在一刹那用这个人的眼睛去看世界。等他再抬起头的时候，女人丢给他一个“你这人真是莫名其妙”的眼神，蹬着平底凉鞋啪啪地走开了。深紫色的裙摆被风吹起，白皙的大腿又开始晃眼。他不禁想，如果让他妈看见了，一定会骂骂咧咧地指着女人的方向跟身旁的人说她是个婊子，她是个骚狐狸。杜康的妈妈总是一张刀子嘴，看见看不惯的人和事就会骂出来，多少年都改不掉的。

女人上了一辆公交车，杜康也上去了。公交车像一个被塞得满满的大蒸笼，空气呼哧一下变得燥热无比，他的鼻子里充斥着一大堆人的气息，包括汗水味、口水味、变馊的洗发水味、狐臭味。明明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余晖却忽然像回光返照一般使劲发热，透过车窗射进车内，夏天的可恨之处此刻才显现出来。女人一只手扶着旁边座位的靠垫，身体被挤得不停摇晃。杜康就站在她的身边，虽说也被挤得受不了，但是因为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站得很稳的。原本杜康想离女人远一点的，这样才不会被她发现，悲剧的是车内人实在太多，只有门边仅有的一点缝隙可以站，而女人自然也站在这里。女人有好多人都撞到他身上来了，杜康转脸看过去，女人就对他笑，笑得眉眼都弯了。杜康木然地看着这笑容，觉得有点过于甜腻了。杜康这才发觉这女人不简单，和他预测的一样，果真是个妖精！竟然在这么拥挤的环境下也不忘卖弄风骚。

杜康很明显地往后退了好几步，一眼也不看女人。女人似乎是察觉到什么了，说了句“对不起”。很轻柔的声音。

杜康没有理睬，他在心里庆幸他自己的猜测是对的，这就是个坏女人。等他回过神来，他发现女人在极力地往一个方向钻，几秒之内就坐在了一个座位上。杜康抬头一看，是一个满脸谄笑的中年男人给她让的座。女人连连道谢，中年男人就站在她身旁低头凑近她说不用

谢不用谢。谁都能看见中年男人的目光注视的是她的哪里。杜康把脸转了回来，在心里冷笑，她还真有本事啊！

“这姑娘真好！”一个声音说。

“是啊，人美心善。”另一个声音说。

“是哦，美……”杜康下意识地心里接腔，嘴角又露出鄙夷的弧度。几秒钟之后他反应过来，转头一看，这才看到令他惊讶的一幕。女人的座位上坐了一位老人，对着女人连连道谢。女人则微笑着，又站回到拥挤的、摇摆的人群里。

杜康心里有一种微微的，异样的感觉。

这时候他又瞥了一眼女人的紫裙子。他先前看到的紫色是令人嫌恶的紫色，就像烂掉的茄子的颜色，这回为何看起来这么的清凉、轻柔，像薄荷糖，像蓝天白云，像一切让人舒服的东西。

妈妈忧郁的目光又浮现了，妈妈披散的头发，眼里的红血丝，又悠悠地浮现了。杜康觉得胸前堵得慌，头胀痛不已。

“麻烦让一下。”很轻柔的声音。

是那个女人！杜康抬起头来，看见了那一张脸。依然是刚才的笑容。

杜康侧了侧身体，又开始在心里嘀咕，那明明是很礼貌、似乎还有点歉意的笑容，为什么刚才那么反感呢。

恍惚间，杜康心里对女人的抵触和憎恶全部都被抛开了。更确切地说，杜康忘了去抵触和憎恶。

杜康只顾着回想刚才完整地看到的那一张脸。他无法完整地想起五官，但是他是这么清晰地注意到她的五官摆设的位置简直是在坐标系里精心测量过的，那么的完美精准。他内心有些震撼了。他的脑子里开始像复读机一样不断回响他爸爸的话，“世界上有些美对你的吸引你自己也无法控制，这是很无奈的事情”。杜康惊异于这句话在这个时候又被他想起，是这么的贴切。

杜康又发现他忘了此次前来是为了跟踪那个女人，他一边立刻下车确保女人在他的视线内，一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回不要走神了。

杜康猜测自己已经被女人注意到了，如果要不被发现地继续跟踪下去，是有点困难的。杜康于是停了步，等与女人保持在一个不被怀疑的距离再继续跟上。女人似乎又在低头看手机，杜康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到她的背影。那背影是纤瘦的，披肩发似乎很柔软，顺着肩膀的弧度弯弯地垂下来，腰肢很细。杜康想，这样好看的女人他为什么要去憎恶呢，为什么不可以去喜欢呢？

妈妈的眼神又显现，妈妈的……停住！杜康在心里大喝一声。

杜康的眼神开始慢慢地、不易察觉地黯淡下去，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正在经历怎样的战争。

夜色渐浓，街上的灯陆续都亮了，杜康有些忧伤地看着不远处那个独行的背影，四处没什么人，背影格外落寞似的，平底凉鞋质地坚硬，在人行道上敲出孤单的独奏曲。杜康突然想起上个学期他在学校喜欢的那个女孩子，每天放学她都一个人在学校晃一圈再回去，杜康好多次打完篮球出校门都恰好碰见她。他也曾这样默默地、静静地，远远看她的背影，也是一样的落寞，马尾辫无聊地甩动，白球鞋踩得啪啪啪，在空旷的校园回荡。杜康好多次想和她说几句话，可是，说什么呢。我能问她为什么眼里总是忧伤吗，我能问她为什么放学不早点回去吗？

杜康想到这里，眼神深深地黯淡了下去。他一定到死也忘不了，上个学期的最后一个下午，就在他在校门口鼓足勇气打算问那个女生这两个问题时，他却并没有等到那个女孩的身影。他在纠结中度过了一个寒假之后，第二个学期每天等待，外加四处留神，也再没有看见过她。

一个不知姓名，甚至不清楚相貌的人，就这样消失了，只留给他一个背影。也就是说，他的初恋只是一个背影。

杜康想到难过处眼睛有些湿润，视线开始模糊，街道开始摇摆，夜色开始稀释，路灯的队形被打散、扭曲。灯火阑珊处，杜康看见了他曾经夜夜思念的那个背影。

他的初恋啊！他活了十八年，从来没有体味过此刻这样的感觉，感触，感动，伤怀，一切一切揭示生活的奇妙的动词，都适合此时的他。

他不敢立刻奔过去，他害怕吓跑那个背影，他害怕他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好好看看令他想念了无数次的初恋。他只想默默地，再好好地看看那个背影。

哭泣，无止境的哭泣。杜康被自己的举动吓了一跳，没理由啊，我怎么会哭呢，他想。或许是因为他的世界瞬间崩塌了，他所有的冷漠，麻木，以及坚强，瞬间土崩瓦解。

不对，这哭声这么轻柔。不对！我没有哭。

杜康站起身来（他也记不起他是什么时候毫无知觉地蹲下的），这才发现哭声是从前面传来的。视线渐渐清晰，街道归轨，夜空回色，路灯规规矩矩地排列好。杜康这才发现他并没有看见他的初恋，他看到的是他跟踪了半个晚上的女人。杜康还发现，女人哭了。

夜晚的空气开始弥漫出一种淡淡的让人痴迷的咸味，夜色有些暧昧，让人看不清路向。行人越来越少，灯光变得澄澈，女人的肩膀在轻轻颤抖，嘤嘤哭声断断续续地传入杜康的耳朵里和心里。

你为什么哭呢，该哭的不是你啊。杜康想。

杜康默默地，回过头去，往相反的方向走了。他放弃了跟踪。

“你为什么哭呢？不过是情人没能来陪你，不过是赔了青春，不过是爱了不该爱的人。因为这些，你就哭了？这些都是你自作自受啊。该哭的不是我妈妈吗？”

“你多有本事，任何人见到你都会喜欢你的啊，你还缺什么呢，做什么不好要去害别人家庭。你那么傻做什么呢？”

杜康一路喃喃自语。

熟悉的铁门，熟悉的院子，熟悉的妈妈的脸。杜康于是知道他回到了家了。

“怎么样？知道那个狐狸精住在哪了吗？”一张彻底老去了的妇人的脸闯入眼帘。杜康想起昨天晚上爸爸的手机被妈妈摔烂以后他就消失了，直到现在也没出现，谁也找不到他。深夜里杜康亲眼看见他的妈妈坐在院子里什么也不顾地放声大哭，头发散乱，眼里全是红血丝。

整个小区里的人都起床跑来安慰她和看热闹。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破碎的婚姻。

杜康说不出任何话。

“妈妈问你话呢！”因为哭喊了太久而嘶哑的声音，这回再没有了昨夜在院子里的气势。几近哀求。

“我没找到，跟丢了。”

那张脸开始扭曲，皱纹瞬间拧在了一起，有些发黄了的眼珠子渐渐渗出浑浊的液体，嘶哑的声音又开始有了昨夜的气势：“她是狐狸精啊！你爸爸就是因为她才和我离婚的！必须要找到她住的地方，我要把这个贱人的脸撕得稀巴烂！”

杜康看着眼前这个暴躁如雷的人，忽然有一些憎恨了。

他转身朝自己的房间走，白天那个女人的脸隐隐约约地在门上浮现。杜康关上了房门，周围立刻一片死寂。杜康的心里，也一片死寂。

作者简介

FEIYANG

方慧，女，1990年5月生，现居上海。10岁即在杂志开设个人童话专栏，中学时期在《中学生学习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数十篇。长期在《中国校园文学》、《意林》、《中外文摘》、《萌芽》、《文艺风象》等杂志发表文章。在第二届TN文学之新人选拔赛中晋级25强，（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雨



◎文 / 张烜怡

—

刘小季第一次看见司格的时候是对他心生厌恶的。

那时的天气大概只能用八月流火来形容。军训场地选在距树荫处不远的地方，教导主任和教官并排坐在树荫下交谈甚欢。

无风。一排的杨树已经蔫了，虽没有青色的树叶往下掉却也没有什么青色的希望。知了永远在夏天扮演令人厌恶的角色，不知疲倦的触动每一根狂躁的神经，聒噪而恼人。

司格带着深蓝色镜框的眼镜穿着大红色T恤被教官叫到所有新生的前面罚站，两只手像是被蚊子叮了一样时不时骚动，偶尔还对最后排晒得黝黑的男生凄惨一笑。

刘小季心想这男生怎么这么讨厌，然后就华丽地倒在了旁边女生的怀里，双眼漆黑还不停地冒金星，意识尚未完全模糊的时候听到某个高昂起劲的声音在大喊：教官，有人昏倒啦！

托了刘小季的福，第一天的军训提前一个小时结束。教官吹完解散的哨子后操着一口浓浓的东北口音对教导主任说，浙江还真是热啊，原来夏天真的可以晒死人。

刘小季是天生哑巴型的女生，有人问就答，从不会

主动开口讲话，朋友更是少的可怜。她整个下午都始终一个人在医务室的床上躺着，意识清醒却依旧除了金星以外看不见任何东西。内心是未经打磨的孤独和害怕在不断撞击，眼睛因为长时间强光照射而陷入掺杂金色光亮的无尽黑暗。她忽然害怕自己因此而变成一个瞎子，眼泪顺流到耳朵里，无助顿生的速度几近疯狂。即使她早就明白，孤单的人就一定要学会坚强。

听到断断续续的脚步声，或远或近。各种声音汇集撞入耳腔，有言语轻佻的男生同医务室的年轻女护士之间的谩骂打闹，有临床某个女生收到的各种安慰和关心，有其他男男女女因故意躲避军训而装病的得意交谈，直到一个脚步很笃定地停在刘小季的床前，用很温柔的语气说：“你没事吧？”

双眼带动整个人都处于某种黑暗，刘小季并不确定那声问候的归属地就是自己，于是依旧紧闭双眼一声不吭。

“刘小季，你没事吧？”

直到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刘小季试图睁开眼一看究竟，可是眼前出现的依旧是黑色地盘的暗光世界，顿时满脑子的委屈激活了一直压抑着的泪腺，她干脆哇的一声大哭出来，整个医务室立刻消停了下来，年轻貌美的女护士被刘小季突如其来的泪水吓得干愣在一旁，不知所措。

二

是个声音甜美的女生。

刘小季的初步判断以及所有判断。

女生在刘小季眼睛复明前离开医务室，没留下姓名和班级，只留下一大串的安慰，以及，刘小季满心的温暖和感激。

军训的最后一天开始下雨，整个操场像灌了水的沙漠不断塌陷，混着淤泥的积水可以漫过脚踝。操场上散落着的几把雨伞缓慢地向宿

舍方向移动，刘小季趴在窗沿向下望去，教学楼和宿舍楼之间要经过一个边长为 100 米的正方形操场，此时此景，也可以说成是一个边长为 100 米的正方形荷塘。

教室里除了刘小季便再没有别人，在她无助到快要哭出来之前司格回了教室，浑身湿透。他抬头看了看刘小季，停顿几秒后收拾课本拿好篮球便径直走了出去。刘小季也很佩服自己，竟然顿时眼泪如泉涌。

那个以女神形象位居于刘小季内心的女生始终没有出现，擦干眼泪后还是要一个人下楼回宿舍睡觉的，又有谁能一直出现在自己身边只为帮自己一把呢？自己从来都不是公主又怎会有人想要保护？起码要习惯和适应自闭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冷落和孤独，因为一直是一个人，所以更要坚强。

司格躲在杨树后看到刘小季一步一步趟过雨水回到宿舍，回到教室后发现桌子上的雨伞还在。

第二天大雨依旧。梅雨就是这样，像怨妇一般有说不完的哀怨。有时候某些事情一旦开始便很难再停下来，或者是，继续的断断续续。

司格看着刘小季埋头读书的样子忽然没了底气，计划着的事情在反复的琢磨后不仅没有当初那般坚定，反而更多了些犹豫。他倒吸了一口气，决定博弈一次，即使失败也不会败露得很明显。

“嗨，那个，你帮我保管一下吧，老师不会翻你的桌子。”司格说。心跳加速了好几十迈，司格忐忑地期待下文。

刘小季将司格递给她的信件放在了一摞书的最底层，司格听见源自于本身的某种重金属“咚”的一声落了地。

好奇心是一种很有驱使力的东西。司格想。所以，她会看的。

第三天大雨依旧。日光昏暗。刘小季在清晨把信还给了司格，并且用一种漠然的语气对他说，“可以还给你了吧，放在我这里，我好心虚。”

司格始终想不明白刘小季在想什么，漫天所有的阴霾似乎都积聚到了他的脸上，眼皮自动下垂，嘴巴紧闭。算是输了吗？或许，刘小

季真的没有看吧，也或许，是真的失败了。

刘小季，你不假装冷漠就会死吗？

三

第四天多云转晴。没有雨，连绵烦人的雨从清晨就尚未出现，就这样，暗示它不会再来了。大片大片的云聚集在一起挡住久远的光，缝隙处是一缕金黄，格外灿烂。

刘小季在一阵喧哗和起哄声中看到司格和隔壁班的女生手牵手出现在篮球场，笑靥如花。司格是主力，女生在场外奋力地挥手呐喊，声嘶力竭。

隔天刘小季便感冒了，或许她真的是只适应雨天而对晴天过敏。

“刘小季，你没事吧？”

沈一隔着玻璃对刘小季说。

刘小季在医务室打点滴的时候室友沈一来看她，最里面的病房不许他人进入，沈一伸着脑袋向里面张望，刘小季霎时间觉得这声问候与一个月前的声音完全重合。她抬头笑了笑，说没事。

心中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与这个叫沈一的女生亲近。像刘小季这样自闭的女生倘若真的交出心来，那一定是真诚的。可事实上这样的人最脆弱，被自己信任的人稍一背叛就是众叛亲离，毕竟自己真正信任的人就那一个。

沈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向刘小季吐露心事，她看着篮球场上不停奔跑跳跃的司格，眼神里都是百般的柔情和期待。

“司格女朋友也不是那么漂亮啊。”刘小季试探说。

“就是啊，司格那么帅……”

……

两个人都沉默了，沈一的脸颊绯红，满脸都是少女的矜持和羞涩。刘小季心中一惊，原来是万般猜测中的果然。于是二人除了沉默还是